

我们的节日

陈峰/文 子君/摄

农历八月的那轮月亮挂上天空的时候，桂花们花团锦簇，香成一枚枚小炸弹，偶尔爆破，张开嘴，把香气嘟噜出去，四处游走，多么怡人。

彩英阿婆身边放着家筵篮，她围着布帘，拿着佛珠，坐在桂花树下。每念完一部心经，便东嗅一下西嗅一下，自言自语“香，真香”。那猫盘在阿婆脚边“喵喵”地附和。孩子们经过阿婆家门口，推开虚掩的墙门，张望一下，看看阿婆在干什么。孩子们进去，向阿婆讨一枝桂花，回家置于瓶中，养养鼻子。

这时节的鸡鸡狗狗们雀跃起来，见了面互相打招呼，嗅嗅头嗅嗅脚，琢磨对方是否已经享受过主人家的油水。比鸡鸡狗狗们更雀跃的是孩子们，他们每天晚上仰望月亮，盼着它一天比一天圆起来，当终于圆成一枚咸蛋黄，哦，八月十六到了。

母亲早半个月前就准备了几筒苏式月饼，一筒六只，每只月饼嵌着红丝绿丝，裹着冰糖、花生仁、核桃仁。母亲用一只果篮装好高高悬挂在屋梁上，瞪着眼睛，反复告诫：不要偷吃。

八月十六的伙食特别美味。早上父母分给孩子们每人一块水漏糕当早餐，那是一种三角形的大糕，吃起来又厚实又松软，甜的。又分了一只月饼当点心，用油纸包起来。课间休息的时候，同学们拿出从家里带来的月饼，各自享用。月饼坐在手掌上，一层层薄如蝉翼的皮，揭一片，吃一片，点点的月饼碎屑都不放过，用舌尖卷得干干净净。馅儿甜腻腻的，那个时候，每个孩子都喜欢吃甜，只怕不够甜。吃完了，把油纸夹在书页里，几天后书页油油的，有一股饼香会渗出来。

鸭子芋艿是那天的当家菜，母亲做起来得心应手。芋艿是芋艿籽，不是芋艿头。先把鸭子焯去血水，从下午开始炖。炖了一

八月桂花蒸



手工制作的月饼



半时辰后，放进芋艿，再放几条羊尾笋。芋艿和笋吸收了鸭子的肥腻，要油有油，要肉有肉，要笋有笋，还可放几棵嫩嫩的小菜心。母亲把当家菜端上桌后，撒一把晾干的桂花，哇，味道有了，颜色有了，香气也有了，要多好吃就有多好吃。鸡鸡狗狗们闻到鸭子芋艿的香气，赖在桌边不肯挪步，鸡负责转圈，狗负责甩尾巴。我把吃剩的鸭骨头扔给狗，狗欢奔着转眼不见，躲到角落去啃骨头了。鸡仍“咯咯咯，咯咯咯”抖着羽毛，毫不羞赧地等待着。我只得不好意思地把吃得光滑干净的骨头扔给鸡。

晚饭后，父亲端出桌子，置于道地。月亮亮如白昼，桂花散发着幽香，一人两只月饼，手掌摊着，吃着聊着，月亮上的嫦娥和吴刚的故事，孩子们听得都起了耳茧，但态度还是那样认真。那次父亲告诉孩子们，为什么家乡的中秋节不是在八月十五而在八月十六。据说，在明朝中叶，戚继光率军在家乡沿海平倭寇，于中秋之夜扫荡倭寇，大获全胜。第二天夜里，军民同庆胜利，并补过中秋节。此后，家乡的百姓便将中秋节改期在八月十六。

等到后来，筒装苏式月饼的

花多样起来了，有苔菜、五仁、核桃、芝麻等口味，接着又有了莲蓉、火腿、蛋黄、水果等广式月饼。八月十六过去了许久，孩子们摩挲着留在书页里的油印，回味着月饼的味道。这时，桂花在树上再也挂不住了，风稍稍一吹，就掉了下来。彩英阿婆拿出一块宽阔如席的蓝印花布，铺在树下，她吩咐孩子们“一、二、三”帮她摇树。桂花像雨一样落下来，滚落在印花布上。朱红色的金桂碎米一般，红且圆润。阿婆收集在一个搪口杯里，她犒劳孩子们一人一杯清茶，撒上一小点白糖和一两朵桂花。孩子们把筷子伸进杯子，不停转圈，转得糖没了影，用筷尖尝尝味道，真好吃。阿婆把桂花置于密封的瓶内，秋天的香气到来年的春天还是不绝如缕。

把鲜桂花收集起来，挤去苦水，用白糖浸渍，拌在一起，就叫糖桂花。糖桂花是“百搭”，喜欢吃甜食的，可以随意撮拾，糖桂花都不会生气，吃起来又香又甜。元宵节，母亲煮甜酒酿汤圆，撒上星星点点的糖桂花。家里的狗闻香而叫，叫了几声又跑出门去叫，惹得邻居的狗不明所以地也叫了起来，此起彼伏，中了奖一样，喜气洋洋。

桂花盛开时，微小而肥厚的花瓣像小小的铃铛，金桂就是金铃铛，挂在树上发出“啦啦啦，啦啦啦”细细的响声。近嗅，香气密集繁复。远闻，若有若无。桂花有金桂、丹桂和月桂，还有几个我说不出的品种，丹桂和金桂香气浓郁，月桂淡雅可人。桂花开放的这一段时间，虽然已经入秋，天气却蒸腾湿热，所以在江南有“桂花蒸”之称。母亲说起桂花蒸的时候，我还以为要蒸桂花糕，巴不得多蒸点。彩英阿婆说，这桂花蒸其实是秋老虎。吓得我再也不提桂花蒸。

后来看到丰子恺有一幅漫画《桂花蒸》。朋友问我画中有无桂花。是两个赤膊的男子坐在凳子上摇着蒲扇聊天。又问我是不是两个人商量着如何蒸桂花。我大笑。

张爱玲在小说《桂花蒸·阿小悲秋》里，一开头引用了炎樱的话，“秋是一个歌，但是‘桂花蒸’的夜，像在厨房里吹箫调，白天像小孩子唱的歌，又热又清又湿”，用声音状拟天气，感官一下子互通了。

桂花蒸，多么诗意的说法！在丹桂飘香的秋天，宁愿被它蒸上一蒸。

阿拉宁波话

赵淑萍

2022年，新锐作家禹风的长篇小说《大裁缝》面世并登上多个好书榜。小说讲述了以乔方才为代表的三代宁波“红帮裁缝”游走于上海滩的近百年家族史，人物是虚构的，但小说的历史真实感却很强，作者以白描的手法，再现了1860年至20世纪40年代上海租界的众生相。

第一次听到“红帮裁缝”这个称呼时，很不解，以为是个行会性的秘密结社。后来才知道，“红帮裁缝”专指做西服

的宁波裁缝，发轫于清末民初。当时西洋人被称为“红毛”或“红毛人”。“红毛”最先指荷兰人或葡萄牙人，因为他们中有些人头发是红棕色的。后来，又有一种说法，列强侵略中国时，穿红色衣服，而且帽子上的缨子是红的，就像一撮红毛，所以“红毛”泛指西洋人。明代《粤剑编》中有最早的关于荷兰人抵达中国沿海的记载，其中提到万历辛丑（1601年）九月间，“有二夷舟至香山澳。通事者不知何国人。人呼之为红毛鬼。其人须发皆赤，目睛圆，长丈许……”清代蒲松龄的文言短篇小说《红毛毡》讲述的是红毛人借助毡毯登上中国大陆，趁机烧杀抢掠的故事。朱琦《朱副将战败他镇兵遂溃诗以哀之》写道：“红毛叫啸戎走，峨峨舟山奔不守。”吴趼人《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》第六回中那个旗人经济困窘，自带茶叶，却又爱面子，说“你哪里懂得！我这个是大西洋红毛法兰西来的上好龙井茶。”

1843年11月，上海对外开埠，逐渐成为东方大都市。宁波地狭人稠，与上海隔海相望，于是，很多宁波人到上海谋生。当时有一首很形象的民谣，“小白菜，嫩艾艾，老公出门到上海；上海末事带回来，邻舍隔壁分眼开；小白菜，嫩艾艾，老公出门到上海；十元廿元带进来，介好老公阿里来。”

鄞奉一带的裁缝师傅到了上海，最先在服装界站住了脚。他们和外国人及上层社会人士接触较多，为他们裁制西服、大衣，逐渐形成气候，那就是“红帮裁缝”。不仅是上海，宁波裁缝的足迹还遍及日本横滨、东京，中国汉口、哈尔滨、北京、天津等地。张尚义、江良通、王睿谔、王才运、顾天云等人因为制衣而走上了辉煌之路。

在中国服装史上，“红帮裁缝”创立了五个第一：中国第一套西装，第一套中山装，第一部西服专著（作者顾天云），第一家西服店，第一家西服工艺

从「红帮裁缝」说开去

学校。当然，宁波裁缝还有“白帮”和“本帮”，“白帮”专做女服，“本帮”则做国服。

因为把西洋人叫“红毛”，有些宁波老话就很好理解了。比如，洋芋瓶叫“红毛芋艿”，还有一句老话“红毛瓶里光外滑”，比喻赤贫，里外精光。红毛瓶，就是玻璃瓶，是来自西洋的。还有水泥，叫洋灰，又叫“红毛灰”。

“红毛人”在宁波话中还指一种小孩的玩具。70后大都看见过，那是一种大小如火柴盒，印着不同历史故事或小说、戏曲人物图案的硬纸片，也叫“花绿纸”。这种纸片，常常放置在香烟盒内，用来促销。《三国演义》《西游记》《水浒传》《红楼梦》《封神榜》……图片的内容，几乎把古典名著包了。据说，用图片推销香烟的方法，最早是20世纪初从英、美、德、日等国传入中国的，当时的老百姓称之为“洋画片”或“红毛人”，因为画片上有许多外国人的头像，这种说法就传下来了。我们小时候经常玩“打花绿纸”的游戏，由一人把一张硬纸片平放在地上，让另一个人用硬纸片地打，将对方的硬纸片打翻了身，或者将自己的硬纸片打进对方的那张下面，就算赢了。在宁波，这种游戏又叫作“打红毛人”。那时候，有不少喜欢画画的孩子还专门收集这种硬纸片，带回家描摹。宁波画家黄志荣，家里收藏着2460多张“红毛人”。他说，自己的绘画启蒙就是从此开始的。

乡愁

俞亚素 文/摄

上午九点多，父亲敲开我家的门。在他的脚边放着一根扁担，扁担两头是几只编织袋，有的已经空了，瘪瘪的，有的还有剩余，有天萝花线、玉米、番薯。

我赶紧让他进屋，里面打着空调，凉快。我说，阿爹，吃西瓜吧。父亲说，口干，还是给我水喝吧。然后，他就“咕咚咕咚”地连喝两杯水。我说，那你吃李子，还有桃子。父亲说，喝过水了不能吃，你自己也要记一下！我赶紧笑说，可不，我给忘了。我想起好像是有这么一回事，但究竟是吃了桃李不能喝水，还是喝了水不能吃桃李，又搞不太清楚。父亲不是郎中，他只是一介农夫，连大字都没识几个，但这些年他真的很懂养生。

我问父亲，今天天萝花线卖得咋样？家里还有吗？父亲说，有，家里还有一些，让你阿姆晒干了，再来卖两趟差不多了。

父亲喜欢种天萝，天萝能很长，吃不完就让它老去，老去的天萝晒干后便成了可以刷锅洗碗甚至搓背的天萝花线。大一点的天萝花线一根卖10元，小的两根卖15元。每年夏天，父亲一头挑着一编织袋天萝花线，一头挑着玉米、番薯、冬瓜等，到我们小区菜场摆摊卖，生意倒也不错。

每次卖完，他都会来我们家小坐，顺便带来他种的农产品。他多数不肯在我们家用中饭，不是我不挽留，而是他执意要走。以前总说要早点回家干农活，现在则放心不下母亲。去年冬天，母亲突然晕倒，查出脑梗血不好。从此，父亲便不敢离开她太久。

一时，父女俩竟无语。我暗想，要是换成母亲，娘俩肯定会叽叽喳喳地讲得热闹。一直以来，我们姐妹总喜欢跟母亲聊天，也总喜欢跟母亲拌嘴。和父亲还真的从来没有好好地聊过天，父亲总是在忙，忙着去地里割菜，忙着在厨房烧火做饭。

我开始找话题说：“阿爹，天那么热，你早上几点起床的？”父亲说，“四点多就起了呀。”我说：“要不，你在沙发上躺一会，吃了午饭再回家。”父亲说，“不了不了，你阿姆在家里等着我呢。现在天气不是太热，我还是早点回家去。”父亲说着便站了起来，他把一袋玉米和一袋番薯交给我，然后挑起了扁担。我知道留他不住，只能依着。



暂靠在门口的柴担。（摄于浙江丽水）

扁担与朵柱



三种竹扁担的扁头。



砍上两根“青柴”，就是扁担、朵柱了。（摄于浙江永嘉闪坑村）



朵柱也可以当赶狗棒用。（摄于浙江长兴小浦村）



用朵柱使双肩同时受力。（摄于安徽昌溪）

老照片

桑金伟 文/摄

扁担是最平常不过的用具，早年女子嫁妆中也有小巧的扁担，说明扁担不仅是生产用具，也是生活用具。

扁担种类很多，有平扁担、翘头扁担、钩子扁担、冲担等，这些都是按宁波一带的习惯称呼的。扁担大多是平的，可做得粗大，适于挑重物。其实真正水平的扁担是没有的，通常略呈翘形，这样挑起来省力些。翘头扁担适宜挑轻担，挑着走路轻松而雅观。钩子扁担两端装有钩子，这是一种专用扁担，常用于挑剃头担、馄饨担等。冲担两头是尖锐的，可插入柴草中，挑柴草尤为方便。余姚有俗语：“冲担两头尖，拔出雨断火烟”，用以描述靠打柴为生的山民收入不稳定。

关于扁担的佳话着实不少，印象最深的是小学《语文》课本上的“朱德的扁担”。慈溪华乾生老人是我才得知，宁波一带称一根木扁担上写着“担子捡重的挑”。这是华老从部队复员到金华地委工作后，1973年去“干校”劳动时的扁担。那时每个干部都有扁担。

有句老话叫“扁担没扎，两头打塌”，是说若扁担无挡头，挂在两头的东西容易滑落。我问了多人方得知，宁波一带称“扁担”为“扁担”，我研究了一下，在家乡，仅毛竹扁担的“扁头”式样就有好几种：刻出凹凸痕的扁头；用固定竹柱为扁头；以翘头起到扁头作用。

与扁担相比，认识朵柱的人就少了，也许更多是熟视无睹。朵柱是一种拐棍的土名，高约齐人肩，顶部有分叉，此叉可能就是“朵”。挑担途中要歇歇时，朵柱直立用于支撑担子，担子不必放下，这就是“柱”的作用。

朵柱是扁担的得力助手，荷担赶路时朵柱横着使用，一头伸入扁担下，一头搁在另一个肩膀上，并用手抓住。朵柱就这样利用杠杆原理为一个负重的肩膀分担重量。看来支撑和分担是朵柱的两大功用，此外它还可以当手杖和赶狗棒用。

其实农民并不拘泥于朵柱的式样。锄地回来顺带一担秸秆，就用锄地的“刮子”柄当朵柱；去“浇料”时，顺手就用“料勺”柄当朵柱了；上山砍柴时扁担、柴都未带，就砍上两根“青柴”，权作扁担、朵柱了。要问朵柱发明于何时，我还来不及考证。几年前去慈溪天元古玩城，见到一块待售的石刻，其上竟雕有一位樵者正支着朵柱小息。

宁波境内有多处地名名为“朵柱”的古地名，也可作为其古老的佐证：鄞州区东吴镇有朵柱岭，因其陡而直故名朵柱，朵柱岭古道现在颇有名，吸引了不少

户外运动者光顾。余姚市冠佩古村一带有朵柱岗。奉化区大堰镇严坑村有朵柱湾……

与扁担一样，朵柱也有佳话。奉化区长汀村，是宁波市“布袋和尚传说”传承基地，这一带流传着“布袋和尚朵柱挂日头（太阳）”的故事：

芒种节气将过，一户缺劳力的人家正在抢种。云游回来的布袋和尚正好路过，见此状，布袋和尚撸起袖子卷起裤脚下田帮忙插秧。他说：“人误地一时，地误人一年，再不插完，芒种要过了！”插着、插着，日头快要下山了，大片田还未种完。此时布袋和尚看见一农人挑空箩走来，朵柱拿在手上。布袋和尚赶过去借来朵柱，把它插在稻田西侧的埂上，说要挂住日头。果然日头暂时不西沉了。等一家人插完秧，布袋和尚拔去朵柱，太阳就下山了。

这是一个多好的故事啊！

天萝花线



父亲挑着担子走到电梯口，按了电梯按钮，电梯门很快就开了。他回头跟我说，“那我走了啊。”我点点头，看他走进电梯。不久，电梯门合上，我赶紧返回家中，走到窗口目送父亲离去。烈日下，他走得并不徐。72岁的他，身材依然高大挺拔，但是偏瘦，偏黑。他走了一两百米，然后拐进不远处的地铁站。他在地铁终点站下车，再坐上开往乡下的公交车，大约还要乘一个小时。到站后，他还要继续顶着烈日走两公里的路才能到家。他喜欢坐地铁，说要是能直接到家门口就好了。

我也曾劝父亲，“如果觉得辛苦就不要种东西了，也不要卖了，我们又不会饿着你们，冻着你们。”父亲笑笑说，“不种东西我干啥去呀。”母亲悄声跟我说，“你们阿爹特别喜欢赚钱。”后来，还是妹妹偷偷告诉我，那天她听见父母私下聊天时说起，我们姐妹几个挣得不多，花费又大，他们不想增加我们的负担，趁现在还能自力更生赚点小钱也好。当即，我的心头有些堵。

有一天我用天萝花线洗碗的时候，突然觉得父亲像极了她卖了多少年的天萝花线，一样的平凡，一样的朴素，一样到了垂暮之年却依然散发着恬静而温和的力量。这股力量让我心安。